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十三

瑞安孫詒讓學

司裘掌爲大裘以其王祀天之服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
祀天示質疏掌爲大裘者與司服爲官聯也云以其王祀天之
服者祀天據冬至圜丘祀昊天天神之最尊者言之夏正南郊
祀父命帝及春祭蒼帝冬祭黑帝亦服大裘故司服云祀昊天
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此經言祀天以賡五帝互
文以見義也其夏祭赤帝季夏祭黃帝秋祭白帝揆之時月皆
不得服裘賈謂通四時祭天皆共之不限六天之大小非也又
祭地之服經注並無文賈疏云案孝經緯鉤命決云祭地之禮
與天同牲玉皆不同言同者唯據衣服則知崑崙神州亦用大

裘可知案郊特牲孔疏引王肅聖證論說謂祭天地皆大裘又崔靈恩說謂崑崙神州亦用大裘此並賈氏所本王制疏亦云按詩昊天有成命郊視天地也天地相對則祭地亦用大裘故孝經援神契云祭地之禮與祭天同亦據衣服同也案孔亦從王崔說通典吉禮說同陸佃云大裘冬裘也冬日至然後服以視天若夏視天則惟裘而已其祭地蓋亦如之故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先儒謂崑崙神州亦服大裘按司裘曰掌爲大裘以其王視天之服則視地不服大裘以夏日至不可服裘故也案陸說是也方丘祭大地在夏至北郊依賈典瑞疏說在七月皆不得服裘孝經緯雖說祭天地同禮然無祭地服大裘明文鄭亦無是義王崔賈孔並馮彤推測不足據也 注鄭司農

云大裘黑羔裘者司服先鄭注及玉藻後鄭注義並同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祭天所以用大裘者則黑羔裘也黑者象天色之玄大者擬覆燄垂蓋隋書禮儀志引禮圖云大裘之服羔正黑者爲之並本二鄭義賈疏云裘言大者以其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言之非謂裘體侈大則義同於大射也祭服皆玄上纁下明此裘亦羔裘之黑者故知大裘黑羔裘詒讓案大裘用黑者取其與冕服玄衣相稱用羔者取其質也凡冕服弁服冠服並有裘經唯云掌爲大裘而不及裘冕以下之裘者玉藻狐青裘注以爲玄衣之裘孔疏引熊氏云謂六冕及爵弁也案熊以彼注通賅六冕則是謂大裘亦爲狐青裘與鄭義顯違孔氏墨守注義不宜從而不糾揆之義疎恆例皆不可通竊疑熊說六

冕當作五冕蓋推鄭意王六冕自大裘外餘五冕服皆不服羔裘此乃申玉藻注義其與此注義仍不相該也詩召南羔羊孔疏引劉焯劉炫則云司服職云王視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以下冕不復云裘司裘職云掌爲大裘以共王視天之服亦不別言衮冕以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大裘之羔裘矣案二劉謂六冕同羔裘與玉藻注不合玉藻疏亦申熊難劉而羔羊疏轉從劉說自相違伐亦孔氏之疏也賈後疏以玉藻注玄衣爲指玄端服則賈意亦與劉同金榜云大裘以共王視天之服節服氏掌祭祀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郊視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自衮冕九章以下不得服大裘可知也案金說是也據先鄭後注以示賈爲釋是專屬視天而言若它祭祀當備玄

采以明差次無爲皆取示質之義何必與祀天同用黑羔裘乎
互詳司服及後疏又案玉藻疏引皇氏云凡云冕及爵弁無裘
孔疑其文無所出今攷六冕內明有大裘而云無裘皇侃必不
至蒙固如是竊疑皇說無裘當作羔裘蓋卽一劉說所本玉藻
注狐青玄衣皇亦謂玄端與劉說同卽其確證也孔氏所見皇
義字已謬互故不可通耳云服以祀天示質者謂羔色純黑不
及狐裘之華縟也賈疏云以其裘已下皆有采章惟此大裘更
無采章故云質案鄭志大裘之上又有玄衣與裘同色亦是無
文采玉海車服引三禮義宗云大裘其服無章其冕無旒天道
至尊難可比擬舍去雕飾服以其質金榜云玄衣更有上衣玉
藻大裘不裼言不得免上衣見裼衣也大裘上衣十二章案金

說是也左傳哀十年孔疏云裘上褹衣褹衣之上乃有朝祭正服裘上有兩衣也依孔說是凡裘上有褹衣褹衣之上有上服亦謂之襲衣鄭志謂大裘上有玄衣者玉藻注云凡褹衣象裘色是也但審後鄭意蓋謂褹衣卽上衣並純玄無文先鄭示質之義或亦如此今攷大裘因褹衣而上衣則當以袞龍十二章爲襲冕則十二旂不得如鄭崔賈說也詳司服弁師疏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良善也中秋鳥獸雉毼因其良時而用之鄭司農云良裘王所服也行羽物以羽物飛鳥賜羣吏玄謂良裘玉藻所謂鷩裘與此羽物小鳥鷩雀之屬鷹所擊者中秋鷩化爲鷹中春鷩化爲鳩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班羽物疏中秋獻良裘者唐石經誤作仲秋今從宋本正凡經四仲字並作

中釋文亦不誤良裘謂王冕弁冠服之裘次於大裘者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褹之君子狐青裘豹褹玄緇衣以褹之麋裘青豹褹絞衣以褹之羔裘豹褹緇衣以褹之狐裘黃衣以褹之注云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狐青裘蓋玄衣之裘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金榜云凡冕服會弁服皆玄上纁下玉藻狐青裘注云玄衣之裘熊氏謂五冕及爵弁也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褹近得其實狐白裘錦衣麋裘絞衣皮弁服之裘也羔裘緇衣冠弁服之裘也韋弁服韎韐衣裳韎者赤黃之間色故羔羊正義云兵事既用韎韐衣則用黃衣狐裘春秋傳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是也鄭疑黃衣狐裘爲蜡時臘祭先祖之服與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爲一事榜謂黃衣黃冠庶人

之祭服也故曰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案金綜合鄭孔及皇熊說冕弁冠諸服之裘致礪張惠言宋縣初說並同此良裘卽通賅彼諸裘言之也云王乃行羽物者此官掌裘又兼掌羽物與羅氏爲官聯也 注云良善也者宰夫注義同云仲秋鳥獸雉毼者此卽書堯典中秋鳥獸毛毼之異文賈疏引鄭書注云毼理也毛更生整理惠棟云釋文云雅音毛案雅當爲毼字之誤也尙書云中秋鳥獸髦毼中冬鳥獸毼髦涉下而誤耳案惠說是也說文毛部云毼毛盛也从毛隹聲虞書曰鳥獸毼髦毼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說文之毼卽今書鳥獸毼毛之毼字此注雅字與毼形近惠謂涉彼而誤近是鳥獸毼髦惟見說文鄭注尙書與許本同異今無可攷此毛毼之爲毼也蓋鄭

君涉筆之誤非鄭所讀堯典如是也。獲傳寫又誤作獲。後人不
敢輕易而依今書讀之。故陸音毛亦非。謂獲卽毛字。玉燭寶典
引此注作毛毯。蓋六朝舊讀如是。集韻六豪云毛或作毯。又誤
采陸音。古實無是字也。云因其良時而用之者。此中秋季秋兩
獻裘並謂獻已成之裘。凡皮以乾久爲良。必非新取卽獻而鄭
言此者。蓋謂前年中秋取裘材。次年中秋裘成。乃獻而用之。用
與取時正相應。亦得取毛毯爲良之義。掌皮云秋斂皮冬斂革。
春獻之注云皮革踰歲乾久乃可用。獻之獻其良者。於王以入
司裘。給王用彼秋斂皮。卽取裘材之時。至次年春皮乾久始獻
之入司裘。旣入司裘。乃頒與裘氏制之成裘。至中秋季秋而獻
之以兩職。經注合校可以得其義也。鄭司農云良裘王所服也。

者先鄭意此良裘不辨何裘但是王所服凡冕服弁服之裘皆
是以尊者所親御當擇毛物純純人功密致者獻之故稱良裘
對下功裘爲卿大夫所服也云行羽物以羽物飛鳥賜羣吏者
羅氏行羽物注云行謂賦賜義與此同云玄謂良裘玉藻所謂
黼裘與者彼文云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鄭彼注云
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也省當爲黼黼秋田也國君有黼
裘誓黼田之禮賈疏云案彼文云唯君有黼裘以誓黼黼是仲
秋田獵之名彼黼田用黼裘與仲秋獻良裘同時皆不爲寒設
故知此良裘則與彼黼裘一也案賈說非鄭指也注以黼裘說
此良裘亦因黼裘唯天子諸侯誓省得服其文最縟玉藻與大
裘同舉明視它裘爲侍尊故舉以爲釋非謂此專爲仲秋黼田

而獻不爲寒設也但五冕祭服之裘與黼裘同爲大裘之次不宜不在良裘之列此經之義自以先鄭說爲最賅又黼裘鄭王藻注謂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然羔之與狐羴縹迥殊相雜爲文恐非所宜孔廣森謂錯白黑羊皮爲之於義可通而終嫌其太樸竊疑當以狐白雜狐青爲之乃得相稱耳且黼裘珍貴固宜與五冕之裘同用狐也又案王藻之誓省鄭讀爲誓獨於經無徵且依其說則上服當爲冠弁服是降於五冕爵弁韋弁皮弁服之裘不得爲尤善矣陳祥道讀省如字謂祭祀服以聽誓命省牲饗其說近是惠士奇戴震孔廣森宋絲初說同竊謂黼裘蓋天子諸侯齊服之裘祭前誓省服齊服與正祭不同互詳司服疏至家語郊問篇說郊禮云天子大裘以黼之王注云大

裘爲黼文也此以黼裘爲卽大裘其說殊謬蓋王肅采郊特牲文私定不足辯也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者賈疏云案夏官羅氏仲春羅春鳥行羽物彼注云羽物若今南郡黃雀之屬彼黃雀卽此雀之屬此鶉與雀亦是鷹所擊故連言鶉也云中秋鳩化爲鷹中春鷹化爲鳩者月令仲春鷹化爲鳩無中秋鳩化爲鷹之文惟王制云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不著時月鄭知爲仲秋者以春生秋殺鷹鳩因時氣而化二仲爲春秋之中經雖無文可互相推定也大戴禮記夏小正云正月鷹則爲鳩五月鳩爲鷹此與月令文乖鄭所不用故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孔疏引鄭志焦氏問云仲秋乃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此六月何言有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爲鳩亦自有眞鷹可

習矣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鷹以中春化爲鳩中夏陰氣起而復爲鷹此兼據小正爲說非鄭義也云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班羽物者通釋此經中秋行羽物及羅氏中春行羽物一年二次行羽物並順始殺與止殺之時也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麋裘之屬鄭司農云功裘則大夫所服疏季秋獻功裘者國語周語云單襄公曰隕霜而冬裘具韋注云孟冬天子始裘故九月可以具案彼冬裘蓋兼此良裘功裘言之具裘之時始於中秋盡於季秋言隕霜者舉其最遲之期限也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九月王始裘則季秋天子已衣裘矣賈疏云按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此季秋則是九月授衣之節云以待頒賜者頒謂常賜若宮伯掌宮中士庶子云以時

頌其衣裘是也賜謂好賜非常賜也詳膳夫疏賈疏云功裘之內有羣臣所服之裘故言以待頒賜 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者謂攻皮之工裘氏作之功有精麤猶典婦功有良功苦功上文良裘之功最精良此裘功微麤苦則亞次於彼者故直謂之功裘也云謂狐青麤裘之屬者賈疏云案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裘麤裘青紵裘彼云君子鄭云君子大夫士也以其彼云豹裘青紵裘裘用雜故爲大夫士若君則用純引此者證功裘中有此狐青麤裘以待頒賜玉藻仍有羔裘狐裘亦是臣之所服裘不引之者之屬中含之矣若然狐青裘者鄭玉藻注云蓋玄衣之裘天子下至士玄端之服皆服之又云麤裘者鄭彼注引孔子素衣麤裘謂是君臣視朔之服案玉藻狐青裘玄衣孔疏引皇

氏云玄衣謂玄端也劉氏同賈說卽本於彼孔又引熊安生說謂玄衣卽指冕服曾弁服是也詳前疏劉氏之意蓋以五冕之裘同黑羔裘則狐青裘玄衣不得復爲五冕之衣故必易爲玄端而後可申其說亦以玄端衣與狐青色足相配也詩邶風旌上孔疏說亦同金榜云玉藻狐青裘玄綃衣以褻之皇氏以玄衣爲玄端則玄綃衣以褻爲以帛裏布矣案金說足證熊劉之誤賈氏從之疏矣詩召南羔羊孔疏又謂鄭意功裘以待頒賜大夫士明狐青非冕服之裘以申劉氏之說亦非也賈又以麕裘爲視朔之服者玉藻疏云天子視朝服皮弁服狐白錦衣士不衣狐白熊氏云用麕裘素褻也諸侯在國視朔則素衣麕裘卿大夫士亦皆然故論語注云素衣麕裘視朔之服是也又案

賈謂此功裘內含有諸狐裘及羔裘是也但據經以待頒賜之文則不關王自服之裘可知然則狐羔諸裘皆宜屬諸侯及卿大夫士所服言之後鄭上良裘注不及狐青裘則似王所服裘自黼裘外皆入此功裘恐非經義也鄭司農云功裘卿大夫所服者先鄭以良裘爲王所服故此功裘爲卿大夫所服亦通冕服弁服立端服之裘而言也其說亦較後鄭爲長王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其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其麋侯皆設其鵠大射者爲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

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辜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王之大射虎侯王所爲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參七十千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鄭司農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尺曰質玄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考工記曰梓

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
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
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鵠鵠鵠小鳥而難
中是以中之爲鵠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用
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順也士不
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故書諸侯則其熊侯虎侯杜子春云虎
畜爲豹疏王大射者王與諸侯諸臣射於大學其禮大於賓射
燕射鄉射故謂之大射也射義孔疏云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
禮射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
子入而與之射也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三爲燕射謂息燕
而與之射其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其士無大射其賓射燕

射士皆有之案鄉射記云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注云國中
城中也謂燕射也則是大夫士有鄉射無燕射但士當亦有大
射孔說並未確孔又不及鄉射者以鄉遂之吏主其事王與諸
侯咸不與也漢書吾上壽王傳又謂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
人未知確否詳後及梓人疏云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者
以下並大射前三日其與射人張之二官相與爲官聯也 注
云大射者爲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
邦國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
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者賈疏云禮記射義云天子
大射謂之射侯卽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故知大射是將祭而
射也郊謂祭五天帝於四郊不言圖上祭昊天亦有可知廟謂

祭先王先公皆是也以射擇諸侯至得與於祭皆射義文案彼云天子以射擇諸侯卿大夫士卽云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試之射官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是其大射擇諸侯羣臣貢士得與祭之事也詒議案凡大射皆因祭而射其事有三一爲天子春試邦國之貢士其禮最大梓人所訓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二則四時郊廟祭前擇助祭之臣三則四時大田校獵卿大夫相與射時田有享酌享烝及方社之獻則亦祭事也三者皆爲祭而舉而以能詔事亦卽行於其閒故有擇諸侯卿大夫士及得中爲諸侯之說本原禮意蓋因畿內外諸侯與官府學士等皆本無職事而來助祭觀禮者其人衆多不容盡

取故必射以擇之漢書食貨志說諸侯貢士於天子云行同能
偶別之以射將祭擇士亦此意也若遠方侯服祗奉職貢宗祏
有司其修職掌雖亦與射而豈在擇取之列哉云諸侯謂三公
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者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彼內
諸侯通公卿大夫凡食采者而言此惟言三公者以別於下卿
大夫也王子弟據親子弟食都者而言此諸侯知非畿外諸侯
者畿外諸侯大射得用三侯大射儀所謂大侯九十參七十干
五十與此不同又非司裘所共故也云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
者賈疏云案載師大都任畱地是此諸侯也又云小都任縣地
家邑任稍地是其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詒讓案據載師注公
卿大夫通謂之采地此惟言卿大夫有采地者以經以卿大夫

與諸侯別文故也又依太宰載師疏說王子弟疏者亦食縣稍則當與卿大夫同射廡侯云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之者大射儀鄭目錄云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是諸侯祀先祖與羣臣射以擇之之事也卿大夫亦有廟有臣故得與諸侯同云凡大射各於其射宮者明大射射宮在國外與賓射在朝燕射在寢不同也賈疏云從王以下至大夫大射各自於其西郊之學射宮之中案賈謂在西郊之學者謂虞庠也樂記云武王克殷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鄭注云郊射爲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大射儀云公入鶩鄭注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又鄉射記於郊則闕中注云於

郊謂大射也。大射於大學。王制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案以樂記及大射鄉射諸注校之，禮大射宜在郊學，而鄭說學制謂天子大學在國，小學在郊，諸侯反是。故賈氏謂天子大射在西郊之虞庠，小學諸侯大射在郊之大學。樂記孔疏說亦云：然蓋鄭所謂各於其射宮者，說本如是。今攷天子大射之宮見於經者有二：一在東郊爲壇壝宮，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諸侯會朝于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爲壇于東郊，抗大侯，規鵠，豎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是也。此天子春與邦國貢士大射，公卿及諸侯咸在，卽所謂春以功也。其禮最盛，而人尤衆，故不於大學而於郊壇。若歲時大祭，擇士及王與

羣臣或國中學士射則當在大學中學之辟雍諸子云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射卽辟雍也惟射宮本無定所射於東郊卽以壇宮爲射宮射於大學卽以辟雍爲射宮注說固足以眩之矣蓋鄭謂大射在郊甚塙而謂天子郊學爲小學則失之賈孔謂王大射在西郊之虞庠尤誤之甚也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已射於澤前後射於射宮彼澤宮在靈囿之中與射宮辟雍異地大司馬注謂大射於澤實據習射言之非大射射宮之正也諸侯大射亦各於其國郊之大學卿大夫大射則各於所近鄉學庠序之中孟子滕文公篇云序者射也此指州序等而言卽卿大夫所射非天子大射之所亦非大學之東序也周學制異同及射宮並詳大司樂及諸子疏云侯者其所射也者鄭

鄉射禮大射儀注並云侯謂所射布也小爾雅廣器云射有張布謂之侯說文矢部云侯春饗所射侯也从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下案三射之侯制雖小異而以布爲之則同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者賈疏云侯中上下俱有布一幅夾之所飾者唯有兩侯之側故云飾其側也云又方制之以爲臺謂之鵠著於侯中者於舊本誤于今據宋余仁仲本正臺釋文云本亦作準丁晏云說文土部璋曄臬也从土臺聲讀若準木部臬射準的也臺卽璋之省文賈疏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故云方制之質者正也所射之處故名爲質三分其侯鵠著於侯中案丁說是也說文頁部云璋執也讀若純非此義釋文或本作準者準卽璋之借字賈本草又作質故釋質爲正而不及臺詩小雅賓

之初筵孔疏引鄭此注亦作質是孔賈所見本同今本疏述注
仍作臺者宋人以疎合注時改從釋文也質與臺義同毛詩賓
之初筵傳云的質也荀子勸學篇亦云質的說文詁臬爲準的
是臺臬的質同物方制之爲臺謂如其飾侯之皮制之正方以
爲其侯之鵠若虎侯則虎飾而虎鵠熊侯則熊飾而熊鵠它皆
放此云所謂皮侯者據梓人文鄭說以鵠卽臺與諸侯不同詳
後宋大韶云侯皆以布爲之其曰虎侯熊侯豹侯麋侯紆侯者
據侯中言鵠用皮爲之故掌於司裘蓋用皮之存毛者故得辨
其爲虎熊豹麋紆云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
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者以三侯之尊卑遞推知之賈疏云
卿大夫更言以下者兼有士亦射豹侯云諸侯之大射熊侯諸

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者降於天子也云卿大夫之大射麋
侯君臣共射焉者卿大夫唯有麋侯故知君臣共射之也云凡
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者大射儀注云量侯
道謂去堂遠近也天子大射侯道之數禮無明文卽依大射儀
畿外諸侯大射侯道及射人所言九節七節五節推之射人注
說賓射侯道亦同白虎通義鄉射篇云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
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卑者所服近也
案此漢時禮家之異說蓋因大射儀諸侯大侯九十弓推之天
子侯道當遠於諸侯故謂天子百二十步步卽弓也今攷匠人
市朝一夫不過百步若百二十步凡七十二丈射宮之庭未必
有如此之廣其說殆不足據云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

參七十千五十者釋文云千本又作犴案大射儀作千鄭讀爲犴犴卽犴之或體詳射人疏此並據大射儀彼文云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之以狸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千五十鄭彼注云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考工記曰弓之下制六尺則此狸步六尺明矣大侯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參讀爲穆穆穆也豹侯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千讀爲犴犴侯者犴鵠犴飾也鄭意畿外諸侯得同天子用二侯與畿內諸侯止得用熊侯豹侯異故云列國之諸侯以別之云遠尊得伸可同耳者賈疏云對此經畿內諸侯之近尊不得同於天子三侯云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者大射儀注亦云尊者射之以威不宣侯卑者射之以求爲

侯案梓人云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是天
子中之則能服諸侯也祭義云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
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是諸侯以下射中之則得爲諸
侯也此明射以致德有德者宜爲王侯失德者則忝其爵位非
眞以射爲黜陟也書益稷云侯以明之僞孔傳云當行射侯之
禮以明善惡之教亦此義也楚辭大招王注云王者當制服諸
侯故名布爲侯而射之古者選士必於鄉射心端志正射則能
中所以別賢不肖也王說與鄭亦略同鄭司農云鵠鵠毛也者
說文鳥部云鵠鵠鵠也賈疏云先鄭意以鵠字與鴻鵠鵠字同
故爲鵠毛解之案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毛非可棲之物故後
鄭不從云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者毛詩

齊風猗嗟傳亦云二尺曰正賓之初筵疏云周禮鄭康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爲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爲此等級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桱方六寸也桱則質也舊云方四寸又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此肅意唯改質爲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爲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之以爲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爲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爲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爲獸形卽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射人注說畫正之

法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同也案據此說則先鄭及馬氏並謂鵠最大正次之質最小三射之侯中皆有此三等後鄭說則以皮侯棲鵠不爲正采侯設正不爲鵠正鵠大小同而侯異其皮侯之鵠采侯之正又各隨侯中之大小爲增減二義不同王肅據小爾雅廣器文定質爲六寸餘並從先鄭義賈說稍異而亦以正鵠爲一並與後鄭義殊金鶚云射侯有正鵠先儒皆分大射賓射其說始於鄭中庸射義注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釋文曰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也竊以爲非也詩齊風云終日射侯不出正兮言正而不言鵠此但稱魯莊公之善射非必賓射也射義云射者各射己之鵠言鵠而不言正此泛言射義非必大射

也且大射賓射既別則燕射亦宜有異若亦名正鵠是無別也若別有其名何不見於經乎卽或混同於大射賓射其取義亦不確獸侯爲獸形有似於皮侯當名爲鵠然畫布非棲皮有類於采侯又當名爲正殊難處置惟無以處夫獸侯故知正鵠之不可分屬皮侯采侯也小爾雅云鵠中者謂之正齊風毛傳云二尺曰正鄭司農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據此可知正鵠但有內外之分而無畫布棲皮之異也正象內志之正鵠象外體之直故正在內而鵠在外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天子侯中丈八尺鵠方六尺畿外諸侯亦然畿內諸侯侯中丈四尺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大夫士侯中一丈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侯國大夫與王朝諸侯同士與王朝大夫同正亦居

鵠中三分之一天子正方二尺畿外諸侯同畿內諸侯正方一尺五寸少半寸大夫士正方一尺一寸一分有奇魯是畿外諸侯故毛傳以二尺曰正解之非謂凡正皆二尺也司農二尺曰正本於毛傳亦可見正在鵠中也侯中有鵠又有正本當兼言正鵠其單言正或言鵠者省文也以中正中鵠皆可謂中故正鵠可偏舉也第正鵠雖皆可謂中而尤以中正爲善故齊風言不出正也鄭注射人所謂中二尺者專指九十步五采之侯與毛傳二尺曰正合但毛不專屬采侯而鄭專屬采侯是爲異耳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但言鵠而不言正者以正在鵠中言鵠而正可知故省之也下云張五采之侯張獸侯並不言鵠蒙上省文不言可知也鄭因采侯不言鵠遂謂此畫布爲正與棲

皮之鵠異誤矣朱大韶中先鄭馬王說云鵠與正相連不與侯連故曰樓曰設居侯中者謂之鵠居鵠中者謂之正射義云發而不失正鵠者又云失諸正鵠是中正謂之中中鵠亦謂之中居正中者謂之質賓之初筵發彼有的傳的質也荀勗勸學篇質的張而弓矢至淮南兵略訓高注的射準也是也侯未有不設正鵠者故經但言鵠不言正以正居鵠中舉鵠而正駭焉矣鄉射記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質卽二寸曰質之質於布侯皮侯皆曰質則質居正之中可知案金朱據毛馬先鄭說定正在鵠內無大射賓射之分又謂鵠居侯中三分之一正亦居鵠中三分之一其說近是竊謂侯中大小取數侯道弓二寸以爲侯中

鄉射記有明文三分侯廣而鵠居一梓人亦有明文馬鄭王諸儒不容不見而謂侯鵠正質內外大小四等爲一定之數者蓋假大夫士諸侯侯中之度約舉大數以明大小之差也鄭漢則云鄉射記鄉侯十尺鄧馬言侯方十尺者據鄉侯也四尺曰鵠亦據鄉侯取成數言之其實三分取一侯丈八尺者鵠六尺侯丈四尺者鵠四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侯丈者鵠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案鄭說是也五十弓之侯中十尺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其正依金說當方一尺一寸一分有奇而云四尺曰鵠二尺曰正者約舉成數也據先鄭說正之內尙有質楚辭大招云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旣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彼正據大射大侯言之而亦設昭質足證先

鄭義質亦謂之的故毛詩荀子並以的質同論韓非子外儲說左及問辯二篇並云設五寸之的是質小於正古有明微質居正中蓋亦當居正三分之一則五十弓侯之質當方三寸七分強而先鄭云四寸曰質者亦舉成數也先鄭梓人注云設身廣一丈兩個各一丈凡爲三丈彼云身一丈與此注十尺曰侯同彼爲設數則此注亦爲設數非侯之通制可知侯鵠正質隨侯道爲大小故質槩的爲一物而馬鄭說質四寸小爾雅說槩六寸韓非說的五寸其非一定之數又可知矣今參取馬鄭王及金氏義推定天子以下侯制蓋凡侯皆爲侯中及鵠正質二等其侯中及鵠正大小之差當如金說其正內之質則九十弓之侯質方六寸六分強與小爾雅六寸之槩文合七十弓之侯質

方五寸一分強與韋非五寸之的文合而五十弓之侯與馬鄭
四寸之質亦相近可以釋諸說之紛互矣至賈景伯說正大於
鵠則於古無可證鵠方二尺與梓人文尤不合金榜謂蓋段侯
中六尺明之然以鄉射記推之六尺之侯侯道止有三十弓禮
經侯道未有如是之近者則亦不可通也云立謂侯中之大小
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日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
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
異等此數明矣者此鄭據鄉射文明侯中之數隨侯地之遠近
而各異以破先鄭十尺日侯之說也引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
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者鄭彼注云崇高也方猶等也
高廣等者謂侯中也引之者明鵠大小之度出數於侯中以破

先鄭四寸曰鵠之說也云然則侯中文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
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
少半寸者大射儀注說大侯慘侯豨侯之鵠同賈疏云以其侯
中文八尺三六十八故鵠居六尺侯中文四尺者取丈二尺三
四十二得四尺有二尺在又取尺八寸三六十八又得六寸有
二寸在寸各爲三二寸併爲六分取二分各爲三分寸之二卽
是大半寸也侯中一丈者取九尺三三三而九得三尺一尺在又
取九寸得三寸仍有一寸分爲三得一分故云少半寸詒讓案
鄭言此者亦破先鄭侯十尺鵠四尺之說然先鄭實假設之數
與鄉射梓人文本不相戾後鄭似未憶云謂之鵠者取名於鵠
鵠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雋者大射儀注以此訓爲第

二說云或曰鵠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爲俊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淮南子曰鵠知來案鄭引淮南子汜論訓文今本鵠作乾高注云乾鵠鵠也廣雅釋鳥云鵠鵠雛也說文佳部云鵠鵠也鳥部云鵠鵠鵠山鵠知來事鳥也鵠雅並鵠之異文鵠與鵠亦聲相近依高張說則鵠鵠即今之喜鵲說文則以爲山鵠二者種類略同釋文引劉昌宗鵠音雁金鵠亦謂古字鵠與雁通鵠與鵠通鵠鵠猶鴻鵠也非小鳥案劉音金說與先鄭鵠毛之義相近然與許鄭諸家說鵠鵠並不合未知是否中之爲鵠者本左昭十二年傳其以中鵠也之文謂以中小爲鵠異也云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者大射儀注義同此說較鵠鵠之義爲優金鵠云鵠與鵠聲同爾雅釋詁云鵠直也鵠

轉聲爲較故釋詁較亦訓直鄭注射義云鵠之言枯也枯直也然則鵠本作枯或作較其作鵠者古字假借耳云用虎熊豹麋之皮不服猛討迷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衆也者說文侯字注云天子射熊虎豹服猛也諸侯射熊豕虎大夫射麋麋惑也白虎通義鄉射篇云天子所以射熊何不服猛遠巧佞也能爲獸猛巧者非但當服猛也亦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諸侯射麋者不遠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何不服猛也班氏所說卽鄉射記之獸侯與此經大射侯異而釋義亦與鄭許同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者大射儀注云士無臣祭不射射義疏亦謂士唯有賓射燕射金榜駁之云大射主於擇士天子諸侯將祭於是平行之則大夫士無將祭擇士之事因射誓衆

選賢孔子射於矍相之圃是其遺事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
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射義釋大射
儀之義遂廣及卿大夫士明士亦得行大射金鸞云士亦有
大射射人云士以三耦射矍侯大射儀言士射干其明證也鄭注
射人以爲賓射非也先儒皆謂士無臣故無大射然攷之特牲
饋食禮有宗祝佐食雍人所謂有司也士冠禮云有司如主人
服注云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
夫羣吏雖不可謂臣而既爲士治事卽當考校其功豈得無大
射乎史記云諸儒大射於孔子冢此亦可見士有大射矣大夫
士大射之地先儒謂不可考案鄉射記云唯君有射于國中其
餘否是大夫士之射在郊射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鄭注矍

相地名此當爲大射孔疏以爲賓射非也蓋大夫士大射皆於國外射圃也胡匡衷云特牲饋食禮有私臣則士有臣矣左傳云士有隸子弟又云士臣阜蓋士得以其子弟及府史之屬爲臣也案依二金及胡說則士亦有臣得行大射其說亦較鄭爲長云故書諸侯則其熊侯虎侯杜子春云虎當爲豹者賈疏云虎侯是天子大侯不宜在諸侯熊侯之下故不從也段玉裁云說文侯天子射熊虎豹諸侯射熊虎此從故書以熊侯爲最貴天子諸侯同之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鄭司農云三侯熊虎豹也與計云天子射熊虎豹合然則經文本作王大射則其熊侯虎侯豹侯司常熊虎爲旗熊在虎上詒讓案論語入佾篇集解引馬融云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亦以熊貴於虎與先

鄭及許同又鄉射記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大夫布侯畫以虎豹
士布侯畫以鹿豕彼指鄉射燕射之侯亦以熊貴於虎竊疑此
經故書天子則虎侯先熊侯諸侯則熊侯先虎侯兩文錯異先
鄭及馬季長許叔重讀並改天子三侯首熊侯次虎侯而諸侯
二侯則仍故書之舊後鄭從杜子春說不改天子三侯而破諸
侯虎侯爲豹侯以合二侯之次二說不同由所讀各異也大喪
廡裘飾皮車皮車遺車之革路故書廡爲淫鄭司農云淫裘陳
裘也立謂廡與也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凡爲神之偶衣物
必沾而小耳疏大喪者賈疏云謂王喪詒讓案亦當闕后世子
喪詳宰夫疏云廡裘者亦與司服爲官聯也賈疏云謂明器中
之裘卽上良裘功裘等云飾皮車者與巾車車僕司常校人爲

官職也賈疏云亦謂明器之車以皮飾之 注云皮車造車之革路者巾車王五路有革路注云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天子造車亦備五路此革路亦稱皮車皮革散文通新序雜事篇云中行穆子皮車十乘謂兵車也車僕云大喪廐革車彼注云言與革車則造車不徒戎路廣闢萃輕皆有焉則此飾皮車亦通賅五戎車蓋皆司裘飾訖與車僕廐之巾車又云大喪飾造車則此官所飾者唯革路而已餘王金象木四路並巾車飾之也云故書廐爲淫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者司服大師司兵注義並同徐養原云廐之爲淫蓋聲之誤然先鄭直訓淫爲陳是不必改從廐也說文广部廐陳興服於庭也字從今書義同先鄭然則淫與廐皆可訓爲陳也爾雅釋詁廐熙興也此後鄭所本

而不能通其義於淫曾釗云淫與陳聲近詩行葦以引以翼引
本或作淫爾雅引陳也則司農訓爲陳正合古義詒議案司服
司兵先鄭注並云淫讀爲廡則先鄭亦不從故書也此與大師
注獨無讀爲廡之文疑所引不備陳裘謂爲明器之裘將葬則
與明器遣車等同陳之既夕禮葬前一日於祖廟載飾柩訖云
陳明器于乘車之西卽廟之中庭許君以陳與服於庭解廡卽
隱據彼經也其葬日至墳亦當如既夕云陳器于道東西既窆
則亦與司服廡衣服同藏於椁中也云立謂廡與也者爾雅釋
詁文大司樂大師笙師典庸器巾車司兵注並同後鄭亦以廡
裘爲明器之裘而訓義則與先鄭異段玉裁云此鄭君不從故
書作淫司農訓陳也書或作廡故鄭君從之爲之說如此說文

所據周禮亦作廋與後鄭同詒讓案全經五篇大喪言廋者十有六職此司裘廋裘也司服共廋衣服也大司樂泄廋樂器也大師帥瞽而廋也小師與廋也既瞭笙師鐃師箛師廋樂器也典庸器廋荀簠也司干廋舞器也巾車飾遣車遂廋之行也車僕廋革車也司常建廋車之旌也司兵廋五兵也圉人廋馬也先鄭皆訓爲陳後鄭皆訓爲興謂作之賈司兵疏云先鄭廋皆爲陳後鄭皆不從以爲廋興解之者見司服云大喪共其復衣服敝衣服奠衣服廋衣服掌其陳序圉人職云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廋馬亦如之以此言之廋陳既別則廋不得爲陳以興象爲義也姜兆錫申先鄭說云廋卽陳也爲王喪異其文耳笙師云大喪廋樂器大旅陳樂器既瞭則云大喪廋樂器大

旅亦如之是廐陳異文同義也巾車云大喪飾遣車遂廐之行
之飾而遂陳其義甚明若遣車旣飾矣而又云遂興似而作之
義可通乎王引之說同案姜王說是也凡廐者陳而不用之名
司服之陳序蒙上復斂奠廐四者衣服而言故廐衣服之外復
言掌其陳序圉人所云凡賓客喪紀率馬而入陳者指駕車之
真馬而言故鄭注云啓後所薦馬以其陳而不用與塗車芻靈
異故下別言廐馬亦如之也要之凡器物之陳而不用者謂之
廐亦可謂之陳故大旅之廐笙師謂之陳旣夕禮言陳明器而
不言廐明言陳猶言廐也其用者則謂之陳而不可謂之廐故
閼人云陳馬又云廐馬明兩文不相涉也後鄭以爾雅有廐興
之訓遂據以易先鄭之說而於巾車注仍云廐興也謂陳駕之

則自知其不可通而兼用先鄭之義亦足徵其非達詁矣云若
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者後鄭意此廢訓興與六詩比興之興
同義釋名釋典藝云興物而作謂之興荀子禮論篇云明器類
而不用是明器雖不用亦象似生時所用之物而作也云凡爲
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耳者孔廣森云偶寓也謂作假物寄寓
其象史記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音寓韓延壽傳曰
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漢郊祀有木寓龍一駟木寓
車馬一駟寓車馬卽偶車馬也案孔說是也偶衣物謂明器賈
疏讀偶衣句斷失之旣夕記說明器云弓矢之新沽功注云沽
示不用又喪服注云沽猶蠹也荀子禮論篇云具生器以適墓
略而不盡類而不功明不用也爲偶衣物蠹略而小亦示不用

之義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疏
凡邦之皮事掌之者凡聘享庭實及弁冠鳥帶席禭諸器服用
皮革者皆是后亦當有裘經不言者文略云歲終則會者正裘
及凡皮事之歲會司裘之官成也歲終謂夏之季冬周之二月
也鄭宰夫注謂是周之季冬失之詳彼疏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皮革踰歲乾久乃可用獻之獻
其良者於王以入司裘給王用疏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者
賈疏云許氏說文獸皮治去其毛曰革秋斂皮者鳥獸毛毳之
時其皮善故秋斂之革乃須治用功深故冬斂之乾久成善乃
可獻故春獻之也朱絲初云凡連毛者曰皮裘材也去毛者曰
革練治之革曰章此云革蓋兼章言之冠與帶之材也 注云

皮革踰歲乾久乃可用者釋經秋冬斂春乃獻之之義鄭意凡裘材皆於前年秋取之故獸人春秋獻獸物注云及狐狸卽取裘材也詩豳風七月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彼仲冬取者民間取獸時或略後與此經不必同也依經注義秋斂春獻並屬裘材其司裘中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則獻已成之裘獻成距斂皮已期歲其彌乾久可知其章革亦以乾久爲善故釋名釋喪制云凡五材膠漆陶冶皮革乾槁乃成也云獻之獻其良者於王以入司裘給王用者以其尊須擇良者故特獻之也皮革兩者皆獻其良者人司裘皮以爲王裘革以給帶屨及皮車等之用遂以式灋頒皮革于百工式灋作物所用多少故事疏遂以式灋頒皮革于百工者此篆上春獻爲文謂既獻

之後遂依式禮頒之於百工也案敘官司裘之下無工則凡皮革之良者雖獻於王入司裘仍准此官頒之於工其不良者則此官直頒之於工不入司裘也百工者卽考工記總敘云攻皮之工五兩鮑韞韋裘又彼注說百工云眾言之是也賈疏謂獻良者入司裘其餘乃入百工是入司裘者卽不復頒工似非經義 注云式法作物所用多少故事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將藏康云式灋卽九式之灋指工事言賈疏云作若裘氏作裘函人作甲冑謂皮革皆有利用物多少之數有舊法者也其其羃毛爲氈以待邦事常用氈則其之羃毛毛細繕者疏注云當用氈則其之者氈詳掌次疏賈疏云謂若掌次張氈案是當其用氈則掌皮其羃毛與冬官使作氈與掌次也云羃毛毛細繕者

者說文義部云羴獸細毛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羴羊細毛也凡羴以羴毛爲之淮南子齊俗訓云越人見羴不知其可以爲旃也旃旼字同歲終則會其財齎財斂財本數及餘見者齎所給予人以物曰齎今時詔書或曰齎計吏鄭司農云齎或爲資疏歲終者亦謂夏之季冬云則會其財齎者此正皮革之歲會亦此官之官成也 注云財斂財本數者賈疏云謂四方所有皮革之入掌皮之數是本數也詒讓案大宰注云財泉穀也此財蓋謂所斂皮革直泉多少之本數云及餘見者者餘見謂所用餘皮革見在者也詳司書疏賈疏云謂出給不盡見在庫者也云齎所給予人以物曰齎者此亦謂給予百工也橐人云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注云齎給市財用之直墨子非樂篇

說爲舟車云萬民出財齎而予之此經義與彼同段玉裁云此與許君齎訓持道合案詳外府疏云今時詔書或曰齎計吏者孔廣森云漢書文翁傳曰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詒讓案計吏卽上計吏詳小宰疏齎計吏乃以賜物界計吏使持與所賜之人非卽賜計吏也賈疏謂有詔賜與計吏則曰齎殊失攷卽司農云齎或爲資者外府注同亦謂故書或本也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版謂宮中閤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政令謂施閤寺者稍食吏祿稟也人民吏子弟分之使眾者就寡均宿衛疏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者匠人注云內路寢之裏也玉路寢以內至於北宮凡

王及后夫人所居之舍此官通掌之蓋舉門以內通爲王宮路門以內通爲王內此官治王內之政令與小宰治王宮之政令內外互相備也王內與敘官王之正內女史內宮專指后宮言者異惠士奇云王宮后宮皆曰王內版圖政令宮正官伯分治之而內宰則兼治之者也云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者俞樾云均者據版以均之也人之多寡在版也分者據圖以分之也地之廣狹在圖也注云版謂宮中閭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者小宰注云版戶籍也又宮正注云版其人之名籍蓋凡戶籍名籍並謂之版宮中閭寺卽內小臣閭人寺人內豎之屬本在宮中者鄭意閭寺本身固著錄籍其子弟或通籍得入宮者內宰亦書之也云圖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

者王居南宮后居北宮世子亦自有宮內則注云古者命士以
上年十五父子異宮喪服傳亦謂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
宮若然世子居東宮羣王子則居西南北三宮與王及后所居
南北宮異其后寢亦有王女之宮猶公羊莊元年傳所謂羣公
子之舍是也自后世子以下諸宮皆統於王宮故此官并掌之
大宰注云百官所居曰府吏官府之形象謂吏人所居之府寺
其方位界域廣狹遠近悉書其形象於圖也凡經言版圖圖並
謂地圖小宰聽閭里以版圖注云圖地圖也司會凡在書契版
圖者之貳注云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義並與此同云政令謂
施閭寺者者賈疏云以其閭人主中門之禁寺人掌王之內人
之戒令內宰爲之長故知政令者施之於閭人寺人也不言內

周禮正義

禮十三

三

五百四十四

小臣及內豎者蓋亦施之也云稍食吏祿稟也者稟舊本誤稟
今依注疏本正宮正注義同賈疏云吏卽開寺子弟宿衛后宮
者宮正所均謂宿衛王宮者以米稟爲祿之月俸均之者當知
見在空闕也論議案稍食者稟食也與正祿異詳宮正疏云人
民吏子弟者鄭意王內非庶民所居明人民爲在宮中官吏之
子弟宮正去其淫怠與其奇衰之民注云民宮中吏之家人也
義與此同惠士奇云宮伯之士庶子宮正之衆寡內宰之人民
一也古者兵出於民故曰夫家衆寡又曰人民虎賁掌虎士司
右掌勇力之士皆人民也案惠說是也后宮之朝及門垣蓋皆
有宿衛故後文有北宮糾守之事此人民當兼賤士庶子及夏
官之虎士秋官之隸民凡備衛守其使役者皆是若宮中官吏

其身任宮給事或得并攜子弟之無職事者同居然其官寺當
在路門以外不得在北宮也若然此官及宮伯宮正所掌蓋皆
通王宮后宮宿衛吏士言之並互詳宮正疏云分之使眾者就
寡均宿衛者宿衛人數眾寡必分使相等所以均其勞役且使
遞邇周密無疏懈之患以陰禮教六宮鄭司農云陰禮婦人之
禮六宮後五前一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嬪九人
世婦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立謂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
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教者
不敢斥言之謂之六宮若今稱皇后爲中宮矣昏禮母戒女曰
夙夜無違宮事疏注鄭司農云陰禮婦人之禮者媒氏注云納
幣用緇婦人陰也凡禮之涉婦人者通謂之陰禮後文凡建國

佐后立市祭之以陰禮注云陰禮婦人之祭禮大司徒云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注云陰禮謂男女之禮是也又內小臣云掌王之陰事陰令媒氏云凡男女之陰訟並以事涉婦人故謂之陰與此義同云六宮後五前一者賈疏云天子謂之六寢宮人所云者是也后亦象王立宮亦後五前一在王六寢之後爲之南北相當耳詒讓案王六寢前路寢一後燕寢五一居中其四分居四隅后六宮亦然詳宮人疏云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嬪九人世婦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者昏義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此卽先鄭所本敘官後鄭注亦引彼文其說實未可信詳敘官疏云立謂六宮謂后也者賈疏云先鄭意以陰禮

婦人之禮教六宮之人自后以下至女御後鄭意以婦人之禮教后一人六宮卽后也詒讓案後鄭意下文別出九嬪則此六宮不得通該嬪御其二夫人班狄雖在九嬪之上究不可與后並言明此六宮當專屬后故不從先鄭說也云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者此六宮卽后所居之寢與匠人室中度以几宮中度以尋以宮對室主外之圍繞言者異宮人王六寢直稱寢此後稱宮不稱寢宮之爲言營也營繞周而卽隱蔽之義婦人所居以隱蔽爲宜故異其名也云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殿五者中先鄭前一後五之義明后寢與王同宮人注說王六寢云路寢一小寢五路寢卽正寢小寢卽燕寢也后燕寢五中及四方諸侯夫人燕殿三則中及東西左襄九年傳魯

穆姜薨于東宮卽三寢之一也云教者不敢斥言之謂之六宮者斥尊與王同內宰主內教不敢斥言后故以后之宮言之也云若今稱皇后爲中宮矣者衛宏漢舊儀云皇后稱中宮王應麟云哀帝紀中宮注云皇后之宮云昏禮母戒女曰夙夜毋違宮事者據士昏禮文明婦人主宮事故后稱宮也以陰禮教九嬪教以婦人之禮不言教夫人世婦者舉中省文疏注云教以婦人之禮者與上先鄭說同云不言教夫人世婦者舉中省文者賈疏云司農意上文教六宮之人訖此復教九嬪者先鄭意以九嬪掌婦學之法使之教九御故內宰更別教之也後鄭意下文別教九御故知此教三夫人已下不言三夫人世婦者舉中以見上下省文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

其服禁其奇衰展其功緒婦職謂織紵組紃縫線之事九御女御也九九而御於王因以號焉使之九九爲屬同時御又同事也正其服止踰侈奇邪若今媚道展猶箴也緒業也故書二爲三杜子春云當爲二二事謂絲枲之事疏以婦職之遽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者婦職卽大宰九職七日嬪婦化治絲枲此官亦以職事授內嬪婦而贊九嬪教九御也王引之云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教于王所卽此所謂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也案王說是也九御屬九嬪此官使各從其長以施教作事也云禁其奇衰者釋文云衰本亦作邪案經例用古字作衰注例用今字作邪或本非是詳宮正司練疏奇邪之禁亦士師宮禁之一端也注云婦職謂織

紅組紉縫線之事者釋文云線本亦作綫案線綫字同詳縫人
疏此卽化治絲枲之事內則云女子執麻枲治絲繭織紉組
學女事以其衣服飾彼注云別條孔疏云紅爲繒帛皇氏云組
是綬也然則薄閭者爲組似繩者爲紉賈疏云織紉爲一事組
紉又爲一事縫線又爲一事二者皆婦職也案詩注云王后織
玄紉公侯夫人絃繩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
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貴賤皆有職者彼示雖貴無得遊手率
先之意非如此絲枲二事責其功緒也上文世婦以上皆直言
陰禮不言職此言職者以其世婦以上貴無絲枲等職業之法
故也云九御女御也者以其次九嬪之後故知卽女御也國語
周語云內官不過九御魯語云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郊禘

之案盛章注云九御九嬪之官主案盛祭服者也案此上文云以陰禮教九嬪與教九御別則九御非卽九嬪也章說非九御亦謂之諸御莊子德充符篇云爲天子之諸御不爪剪不穿耳是也云九九而御於王因以號焉者九九而御於王卽九嬪注所謂女御入十一人當九夕是也今案女御人數未埒詳敘官疏云使之九九爲屬同時御又同事也者鄭意九嬪九人女御入十一人爲九嬪之屬是每九嬪一人領女御九人亦卽大宰入法官屬之義也九九爲屬各自相從以御於王又同受職作事使分別班秩不相雜廁內嬪婦與外百官府固無不同矣賈疏謂九人爲一屬屬猶衆也非經注之義云正其服止踰侈者踰侈謂踰越僭侈服其所不當服者也依內司服注女御服祿

衣今依金榜說女御亦得服展衣詳彼疏云奇邪若今媚道者此注用今字也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將陵侯史子回妻宜君盜斷婦人初產子臂膝以爲媚道弃市又外戚世家云長公主譏栗姬挾邪媚道陳皇后挾婦人媚道鄭以媚道卽婦人奇邪之事故舉以爲况云展猶錄也者說文尸部云展轉也引申爲校錄之言聘禮注云展猶校錄也謂校比紀錄之以考其高下也云緒業也者廣雅釋詁同宮正注亦云緒其志業云故書二爲三杜子春云當爲二二事謂絲枲之事者段玉裁云此鄭君從杜定爲字誤而改之也王引之云故書作三是也二事謂祭祀賓客喪紀之事祭祀賓客喪紀謂之二事猶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軍旅田役喪荒小宰謂之七事也下文云大祭祀贊

九嬪之禮事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凡喪事佐后使治內外
命婦正其服位曰祭祀曰賓客曰喪事所謂三事也正其服位
所謂正其服也亦如大僕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矣案此
作事蒙上婦職爲文則杜鄭破字義自允協但王中故事於義
亦通黃以周說同今附存之**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
謂祭宗廟王既裸而出迎牲后乃從後裸也祭統曰君執圭瓚
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此大宗亞裸謂夫人不與而攝耳獻謂
王薦腥薦孰后亦從後獻也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醺尸后亞獻
之其爵以瑤爲飾**疏**大祭祀后裸獻則贊者此與外宗爲官聯
也內宰祭祀贊后裸獻猶小宰祭祀贊王裸將之事賈疏云大
祭祀謂祭宗廟也后裸者謂室中二裸后亞王裸尸獻謂朝踐

饋獻后以玉爵亞王而獻尸此三事內宰皆佐后祿時以琖瓊
投后獻時以玉爵投后故云則贊也云琖爵亦如之者唐石經
贊下壘一贊字則讀贊琖爵亦如之爲句阮元云亦如之者謂
亦贊也正下文所謂皆贊也若琖上復有贊字則不可通唐石
經非案阮說是也履可均亦據疏云琖爵亦如之者亦贊之也
謂少一贊字爲是今不據增賈疏云謂尸卒食王醑尸后亞王
而醑尸則內宰以琖爵投后后親酌盎齊以醑尸亦贊之也案
朝踐饋獻亦用琖爵鄭賈謂用王爵非也詳後 注云謂祭宗
廟者明不闕外祭也賈疏云以其天地山川社稷等外神后夫
人不與又天地無祿此云祿故知經云大祭視者據宗廟而言
也但宗廟之祭四時與禘祫六享皆有此祿獻琖爵之事故總

言宗廟也案賈說是也亦詳小宰疏云王既裸而出迎牲后乃從後裸也者此王初裸后亞裸爲宗廟九獻首二裸之節裸尸於室中迎牲於門外故言出也此注謂迎牲在后亞裸之前司尊彝注先說后以璋瓚酌亞裸次引郊特牲既灌然後迎牲則謂迎牲在后亞裸之後禮運孔疏引崔靈恩說從此注義謂王出迎牲后乃從灌賈司尊彝疏則謂此注取王事自相亞故先言王裸出迎牲后乃後裸其實以彼注爲正今案王裸則后亞裸事本相次但初裸既畢則王無事已可以出不必待后畢裸而後出也王出之後后方送裸逮王迎牲而入則后裸已訖是王出在后送裸之先人在后畢裸之後二注文本無悞也云祭統曰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此大宗亞裸謂夫人不

與而攝耳者明后亞祿亦執瑋瓚也鄭彼注亦云大宗亞祿容夫人有故攝焉孔疏云大宗主宗廟禮者以亞祿之禮夫人親爲之此不云夫人而云大宗者記者廣言容夫人有故故太宗伯代夫人行禮執瑋瓚亞祿之禮云獻謂王薦腥薦孰后亦從後獻也者鄭以此獻與祿對文見異謂當九獻中四獻六獻之節也賈疏云案禮記禮運云腥其俎孰其徹鄭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孰其徹謂體解而孰之是其薦腥薦孰也此二者是堂上朝踐饋獻之節室中二灌訖王出迎牲時視延尸於戶外之西南面薦八豆八簋王牽牲入以血毛告訖以此腥其俎薦於神前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也朝踐訖乃孰其徹薦於神前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后亦

玉爵酌盞齊以獻尸名爲饋獻江永云內宰及司尊彝疏延尸
出尸在二灌說王出迎牲之時禮運孔疏在血毛詔於室之後
今從賈氏蓋尸主在堂而血毛詔於室郊特牲下文所謂求而
未之得也案江說是也互詳司尊彝疏又依崔靈恩義薦腥薦
孰之獻當在後文瑤爵內凡后獻皆用瑤爵不用玉爵則獻當
與裸爲一鄭說非經義詳後云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醑尸后亞
獻之者謂當九獻中七獻入獻之節也賈疏云案儀禮鄭注云
諸侯尸十三飯天子尸十五飯尸食後王以玉爵酌朝踐醴食
以醑尸謂之朝獻后亦於後以瑤爵酌饋獻時盞齊以醑尸謂
之再獻故云后亞獻也禮運疏云崔氏以爲后獻皆用瑤爵鄭
錡云自二獻以至九獻王皆以玉爵后皆以瑤爵康成特指入

獻時所用之爵恐非也江永云凡后獻皆用瑤爵言瑤爵亦如之所以別於裸用璋瓚耳金榜云司尊彝注云朝獻謂尸卒食王酌之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盞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又鬱人獻曰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酌尸以玉爵也王酌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鄭意蓋以后與諸臣再獻者當明堂位之加爵則以璧角璧散與此瑤爵爲一是加用瑤爵也賈孔之徒申注義者謂后未酌尸以前不用瑤爵朝踐饋食皆酌玉爵以獻與王同唯崔靈恩以爲后獻皆用瑤爵九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杜佑依用其說榜案周人祭祀賓客之禮王以圭瓚裸后

以璋瓚亞裸其裸器既殊大宰以玉爵贊王內宰以琺爵贊后其爵制亦異故內宰又言凡賓客之裸獻琺爵皆贊裸獻也琺爵也對文並舉后之正獻具是矣特牲饋食禮加爵在正獻後天子之禮諸臣爲加爵於時內宗獻加豆籩王與后咸不親其事然則內宰所贊非加爵章章著矣又云祭統獻之屬莫重於裸故謂之裸獻鄭君分釋裸獻爲二非也案鄭江金從崔說后獻皆用琺爵是也黃以周說同凡九獻內四獻六獻入獻后皆用琺爵鄭誤謂六獻以前后獻並同王用玉爵至入獻始用琺爵賈孔禮疏並襲其誤不可從云其爵以琺爲飾者謂刻木爲爵而以琺飾之若大宰之玉爵也毛詩衛風木瓜傳云瓚琺美石說文玉部云琺玉之美者木瓜釋文引說文作美石與毛義

同楚辭九歌王注云瑤石之次玉者然則瑤次於玉故祭祀獻尸王用玉爵后用瑤爵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則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亦瑤爵降於玉爵之證也賈疏依司尊彝注說謂后以瑤爵亞醑尸卽明堂位之角散彼云璧此云瑤不同者瑤玉名瑤玉爲璧形飾角口則曰璧角角受四升爵爲總號故鄭云其爵以瑤爲飾禮運明堂位孔疏說亦同並非也詳前金榜說及司尊彝疏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位謂房中戶內及阼所立處疏正后之服位者賈疏云服謂若內司服禕衣已下六服皆正之使服當其用位謂后助祭之位正之使不失其所云而詔其禮樂之儀者賈疏云后之行禮之時皆合於樂節各當其威儀皆內宰告后使依於法

度 注云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者內宗云掌宗廟之祭祀薦
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外宗云佐王后薦玉豆膳豆籩
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豆則贊是后薦徹及與樂相應
之事賈疏云案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籩是后薦徹也天子之
薦薦時歌清廟及徹歌雍是薦徹皆有樂節但內宰所詔唯詔
禮耳經兼云樂者禮樂相應也案賈知徹歌雍者據樂師小師
注義也江永云漢書禮樂志秦漢之樂乾豆上登歌猶古清廟
之歌疏謂薦時歌清廟其說蓋本此云位謂房中戶內及阼所
立處者賈疏云但天子諸侯祭禮亡今云位謂房中者案儀禮
特牲云主婦亞獻戶戶拜受主婦北面拜送主婦北面拜者辟
內子及尸酢主婦主婦適房中南面祭酒及主人致爵于主婦

亦於房中南面拜受爵至於少牢主婦入戶西面獻尸及酢主婦無入房之文卽此云位謂房中戶內者據特牲士禮而言也案少牢有司徹云主人位于阼階上獻尸侑訖主婦乃洗爵于房中出賓爵尊南西而獻尸尸拜于筵上受主婦西面于主人席北拜送爵云主人席北卽當阼階故云阼所立處此約有司徹而言也贊九嬭之禮事助九嬭贊后之事九嬭者贊后薦玉簋薦徹豆筭疏注云助九嬭贊后之事者州長先鄭注云贊助也以九嬭職祭禘無特行禮之事明九嬭禮事卽贊后之事也云九嬭者贊后薦玉簋薦徹豆筭者賈疏云引九嬭職贊后爲后薦玉簋薦徹豆筭等是九嬭贊后之事卽是內宰助九嬭九嬭贊后也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

朝覲爲賓客者禋之禮亞王而禮賓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
新傳所以亞王醴賓也坊記曰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
饗廢夫人之禮疏凡賓客之禮獻瑤爵皆贊者賈疏云賓客則
王同姓及二王後以其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二云禋者謂行朝覲
禮訖卽行三享之禮享訖乃禮賓於戶牖之間獻謂饗燕賓客
后亦助王獻賓瑤爵謂王饗燕酬賓時后亦助王醴賓皆贊助
于后也案此禋獻與大祭視同亦專屬禋后之獻賓亦以瑤爵
賈依鄭義分禋獻爲二而以瑤爵別爲酬賓失之詳後 注云
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者賈疏云見大行人
云上公之禋再禋而酢侯伯一禋而酢子男一禋不酢則是上
公乃有再禋王先一禋次后再禋按孝經緯云二王之後稱公

則知二王之後有后祿也又案申車云同姓金路鄭云王子母弟雖爲侯伯盡服如上公則此云王之同姓亦謂爲侯伯得與上公同再祿亦有后祿可知若同姓爲子男者則與異姓同一祿無后祿也故鄭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者但祿時大宗伯代后至於拜送則后則內宰亦贊后拜送爵詒讓案依大宗伯注疏王與后二祿皆宗伯攝爲之二祿皆有贊攝王祿時則小宰贊小宰云凡賓客贊祿是也攝后祿時則內宰贊此經所云是也小宰注謂贊祿爲助宗伯則此贊祿亦助宗伯可知賈謂贊后拜送失之云祿之禮亞王而禮賓者大行人云王禮再祿而酢是祿卽禮賓也凡賓主人行禮畢主人待賁用醴則謂之禮不用醴則謂之信鬱豈亦醴類也故通稱禮

也詳司儀疏云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者賈疏云后之祿者
饗燕亦與焉案掌客云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
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無飲酒之禮惟有饗燕耳饗者享大半
以飲賓立行禮在廟獻依命數爵盈而不飲燕禮其牲狗行一
獻之禮四舉旅降脫屣升坐其爵以醉爲度饗燕皆有獻賓酬
賓后亦助王獻賓酬賓之事內宰皆贊后也案此亦當以祿獻
爲一事饗禮上公九獻初獻二獻爲祿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初
獻爲祿其祿後獻酒則以瑤爵與祿獻異也鄭賈說非互詳大
行人疏云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者鄉飲酒禮賓酢主人後主
人賓酬酬賓注云酬勸酒也案酬者謂主人先飲以勸賓也詩
小雅彤弓箋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

賓謂之醕醕猶厚也勸也酬卽醕之或體江永云庶爵亞王酌
賓之爵注謂亞王酬賓之爵非也以幣酬賓之禮惟獻末王一
行后則無酬凡后獻皆用庶爵金榜云禮婦人於賓有獻無酬
案江金說是也引坊記曰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
夫人之禮者今坊記穆侯作穆侯鄭彼注云同姓也其國未聞
大饗饗諸侯來朝者也鄭以天子饗諸侯后助獻賓無正文故
引諸侯相饗夫人獻賓爲證明后禮與諸侯夫人同也致后之
賓客之禮謂諸侯來朝親及女賓之賓客疏注云謂諸侯來朝
親者謂爲后致禮於來朝親之諸侯也掌客注云夫人致禮助
君養賓也后致禮於諸侯亦所以助王養賓賈疏云謂若酒正
云致后之賓客之禮其掌客致夫人之禮彼諸侯夫人致禮於

賓客法明后亦致牢禮於賓客鄭注掌客凡夫人禮皆使下大夫致之則此內宰亦下大夫也云及女賓之賓客者賈疏云謂畿內同姓諸侯夫人有會見王后之法故亦致禮焉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使使其屬之上士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鄭司農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婦玄謂士妻亦爲命婦疏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者賈疏云喪言凡則王及后世子已下皆是以其皆有服位故云凡以廣之凡有喪事內宰皆佐后使其屬官治外內之命婦正其服之精巖位之前後也 注云使使其屬之上士者以經云使治則是內宰自使其當官之屬治之內宰下大夫其屬最尊惟上士故知使上士也賈疏謂以外內命婦卑故內宰不自

治之非經義此外命婦關廟妻不盡卑也云內命婦謂九嬪世
婦女御者此皆內宮之嬪御故謂之內玉藻云唯世婦命於奠
爾鄭注云奠猶獻也凡世婦已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
是內嬪御亦有命也賈疏云不言三夫人者三夫人從后不在
治限故不言也案賈說是也肆師大喪禁內外命男女之衰不
中蠶者彼注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與此注不同據追師云
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是內命婦不數九嬪則三夫人更
不數可知喪大記注亦云內命婦君之世婦若然經凡言內命
婦命女者唯當數世婦女御耳三夫人九嬪位尊殆非內宰肆
師所治也二注說並未確互詳內司服疏鄭司農云外命婦則
大夫之妻者喪服經大夫命婦傳云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

妻者也鄭彼注云命者加爵服之名自士至上公凡九等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案據鄭彼注則喪服傳大夫妻謂上公及卿妻言之與此經以卿大夫妻爲外命婦合至國語魯語以卿之內子與命婦並舉韋注云卿之適妻曰內子命婦大夫之妻也釋名釋親屬云卿之妃曰內子子女子也在閨門之內治家也大夫之妃曰命婦婦服也服家事也夫受命於朝妻受命於家也屨人注又專以孤妻爲內子卿大夫妻並爲命婦與韋劉說復小異皆析言之也統言之則卿大夫妻同受后夫人命亦通稱外命婦矣云王命其夫后命其婦者與喪服注義同王藻云君命屈狄再命禕衣一命褱衣士祿衣鄭彼注云君女君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禮天子諸

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案后命命婦蓋使女史賜以衣服與王格廟策命諸臣禮不同玉藻又云唯世婦命於奠薦其他則皆從男子蓋外命婦各從其夫內命婦不得從君則特命於獻薦時矣云云謂士妻亦爲命婦者此增成先鄭義肆師內命女注亦通卿大夫士妻爲說賈疏云夏殷之禮爵命不及於士周之禮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夫尊於朝妻榮於室明士妻亦爲命婦可知若然喪服命夫命婦皆據大夫不含士者彼據降服不降服爲說故唯據大夫爲命夫其妻爲命婦不及士也論議案析言之則士妻不得稱命婦故魯語云列士之妻稱名釋親屬云士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以尊稱故齊等言也喪大記云士妻不當

敘則爲命婦出嬖人注亦分士妻與命婦爲二此經通言之則
外命婦得下闕士妻也互詳大司寇疏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
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市朝
者君所以立國也建國者必面朝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
相成之義次思次也敘介次也陳猶處也度丈尺也量豆區之
屬鄭司農云佐后立市者始立市后立之也祭之以陰禮者市
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純謂幅
廣也制謂匹長玄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
咫與陰禮婦人之祭禮疏凡建國者與敘官建國義同亦謂營
都也云佐后立市者以后命於北宮後周垣之外立二市而兼
治其市政與司市爲官聯也云設其次置其敘者謂設置市官

所治官舍又分置其市肆之行列卽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之事也云正其肆陳其貨賄者謂內宰令市官使列肆各以類相從卽司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之事也云出其度量淳制者淳釋文作渾案說文水部云渾渙也从水聲渾卽渙之聲變謂內宰以所定度量之法式出與司市質人等官使數率齊一以防抵冒爭訟之弊卽司市以度量成賈而徵價之事也 注云市朝者君所以建國也者亦辨方正位之一端也云建國者必面朝後市者據匠人文後謂在王宮之北詳彼疏云王立朝而後立市陰陽相成之義者賈疏云王立朝卽三朝皆王立之也后立市者卽此文是也朝是陽王立之市是陰后立之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云陰陽相成之義也詒讓案后立市謂建國

之時以后命立之特取陰陽相成之義其實市事非后所與也
云次思次也敘介次也者釋文云介或作分非孔繼汾云介篆
文作𠂔隸省作𠂔其作分者分之謂也詒議案思次介次見司
市職彼注云思次若今市亭也介次市亭之屬別小者也賈疏
云案司市注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敘肆行
列也與此注不同者鄭望文解之彼經無肆文故以敘爲行列
并思次介次其爲一所解之此文自有肆文故分思次介次別
釋也王安石云次其官之次司市所謂思次介次是也敘其地
之敘司市所謂各於其地之敘是也肆謂陳物之肆肆長所謂
各掌其肆之政令是也王昭禹易戒方苞姜兆錫蔣載康說直
同俞樾云司市職云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

則彼經亦有肆文也鄭以敘爲肆之行列與下句肆字自不相如蓋敘者統諸肆而言之也肆者就一肆而言之也乃於此經分次爲思次敘爲介次義殊未安司市職云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津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泄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以敘與介次別言之可知此注之非矣案王俞說是也敘蓋市肆行首當市朝者胥及肆長所治處與思次介次並異詳司市疏云陳猶處也者司市注云陳猶列也陳列卽處置之義謂分別其貨賄使各處其肆不相雜廁卽肆長所云名相近者相遠實相近者相爾是也云度丈尺也者司市大行人注並同此關五度也漢書律厯志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

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
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
審矣云量豆區之屬者司市大行人注義並同亦關五量也左
昭三年傳晏子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
登於釜釜十則鍾杜注云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
斗四升鍾六斛四斗漢律厤志云量者侖合升斗斛也所以量
多少也鄭司農云佐后立市者始立市后立之也者謂建國始
立市時后命內宰營其廛肆之等明市舍皆官授市人不得私
建也但此專據王城內三市言之其國外鄉遂公邑家邑之等
皆有市則皆其長吏立之不必盡稟命於王后也云祭之以陰
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者市中不得有他神位而周制

百家以上則得立社故知先后命立市時亦并命爲羣姓立社
卽祭法所謂置社是也許大司徒疏云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謂
敦爲純者故書作敦杜讀爲純今經作淳者從今書也質人亦
作淳杜讀同徐養原云質人豈其淳制杜子春云淳當爲純純
謂幅廣立謂淳讀爲序尸鹽之淳淳純音同古字通用至管子
君臣篇丈尺糾制作糾注以爲古準字蓋淳純皆有準音此字
以純之左傍淳之右傍合而成之說文所無乃俗體也云純謂
幅廣也者質人注同說文巾部云幅布帛廣也淮南子天文訓
云幅廣二尺七寸漢書食貨志云周法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
鄉射禮注云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後疏引鄭志又謂二尺四
寸爲幅蓋據帛言之故王制孔疏謂布廣二尺二寸帛廣二尺

四寸鄭孔說與班說異不知杜從何說也云制謂匹長者說文
亡部云匹四丈也漢食貨志說同淮南子天文訓云四丈而爲
匹一匹而爲制是制卽一匹之長也管子乘馬篇云季絹二十
三制當一鎰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篇云終歲布帛取二制焉此
制似皆卽匹之異名字又作製說苑復恩篇云吳赤市使於習
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緇三百製將以送之是也依杜及淮
南說則制卽媒氏之兩布帛每端長二丈合兩端而成匹則四
丈也然據鄭引巡守禮則制長丈八尺又是一端之長與杜及
淮南書並不合又王制云度量數制鄭彼注云制布帛幅廣狹
也是制又爲幅廣矣云玄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
尺純四張與者後鄭依今書作淳讀亦依子春爲純而義小異

制幣丈八尺卽幣之長純四指卽幅之廣後鄭釋純與杜同而釋制則與杜異也天子巡守禮蓋禮古經選篇之一聘禮注又引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既夕禮賈疏亦謂丈八尺曰制朝貢及巡守禮皆有此文今案張只並咫之段字賈疏引鄭志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指何荅云巡守禮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二尺二寸又大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也惠士奇云淳與純通純猶全也既夕禮贈用制幣玄纁束注云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十制五合然則丈八爲端名曰制幣蓋用之鬼神者也曲禮曰量幣古之幣帛有純有制全曰純量曰制吉凶禮用制賓嘉禮用純詒讓案淳制之義杜以純爲幅廣制爲匹長鄭引

逸禮雖出杜義小異而以純爲廣度制爲長度則一然既夕及
逸禮並云制幣聘禮又云釋幣制玄纁束既云釋幣而又別之
曰制則制非匹長之通名鄭據逸禮謂凡制幣皆丈八尺其說
自可馮但周制布帛一端二丈今云丈八尺則制乃布帛長度
之不足者依此經云出其淳制質人云壹其淳制則淳制自當
爲布帛廣長之正法乃純廣猶是恆度而匹長乃專舉丈八尺
之制廣贏而長不足於文例既爲參差且內宰所出質人所壹
匹長皆不足於常度又何理乎惟惠氏以爲純卽媒氏純帛之
純全者爲純不全者爲制嘉賓禮用純吉凶禮用制通校禮經
無不符合今依其義更爲申釋竊謂說文刀部云制裁也是制
者裁布帛之名因以爲端幅尺度減少之稱蓋古者布帛廣度

不同而一端之長則咸以二丈爲正如其正度者謂之純純不必專屬廣度也取其純者裁而減之或減其長不及二丈或減其廣布不及二尺二寸帛不及二尺四寸者則皆謂之制制亦不必專屬長度也昏禮納幣用純帛者卽長二丈廣二尺四寸如其正度之帛也士昏記云皮帛必可制明其爲不裁制之全帛矣鄭媒氏注破純爲緇失之聘禮既夕禮及遠禮所云制幣皆丈八尺蓋於長二丈之常度減去二尺是謂之制逸禮又云純四咫者四依鄭志當爲三謂匹長雖減而幅廣則猶是二尺四寸之全度然既經裁減則究非全帛故謂之制幣也然則純者廣長完全之正法制者廣長裁減之別法凡賓嘉禮必用其類故用純帛取其全也吉凶禮用幣或焚或埋備物而已故用

制幣取其易其義各有當也至於民間買貨蓋亦純制兩有然制雖減常度亦自有差節不能任意減省曲禮謂祭祀之禮幣曰量幣蓋祭祀用制幣度雖不足仍須中量若雜記云魯人之鴈也廣尺長終幅此則制幣之減省大甚者正所謂不中量者矣然則純贏制鴈二者不同而皆爲布帛之準法通於禮俗故內宰出之質人又壹之也至管子君臣篇云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稱卽指衡石量卽指斗斛則綽制卽指丈尺言可知若管子輕重甲篇云纂組一純戰國策秦策二云錦繡千純高注云純束也穆天子傳二云錦組百純郭注云純匹端名說苑善說篇云文織百純此與管子韓子淮南子之制並卽布帛匹束之通名與此經純制及媒氏純帛義咸不相涉也又案依此

注義淳制爲布帛之專稱通言之布帛亦得稱度量故幣曰量幣王制云布帛幅廣狹不中度量不粥於市是也云陰禮婦人之祭禮者前先鄭注云陰禮婦人之禮此據祭市社而言故知爲婦人之祭禮然外祭祀非后所與或亦命內宰師女祝以禮就祭之與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爲尊郊必有公桑蠶室焉疏中春者謂夏之中春也凡經言春夏秋冬者並據夏時詳大司樂疏云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者此內宰詔后親桑之事說文蠶部云蠶任絲蟲也引申之凡蠶桑之事通謂之蠶月令季春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注云后妃親采桑不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孔疏云

按此經是季春躬桑內宰云仲春者以仲春既帥命婦躬桑浴種至季春又更躬桑浴蠶也故熊氏云案馬質注云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一月浴種也祭義云大昕之朝奉種浴于川注云大昕季春朔日是二月又浴蠶也皇氏云二月浴之三月乃躬其義非也論讓案此經親蠶以中春與月令躬桑祭義浴種時月並不同熊安生據馬質注謂浴種有一月三月兩浴賈疏及詩大雅瞻卬孔疏並從之黃以周云蓋中春詔后始蠶季春朔日乃入蠶室也依周官中春始蠶故鄭注馬質引蠶書二月浴種依戴記季春始蠶故注祭義以爲季春朔日浴種此各據本書以爲言耳似非重浴案黃說與皇侃同於理近是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二月妾子始蠶亦蠶事盛於二月之證也

又月令云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又孟夏云蠶事既畢后妃
獻繭乃收繭稅注云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
者收於外命婦此經無夏獻繭及收繭稅之事蓋文不具又案
夏小正傳云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事自卑者始若
然王女亦有蠶事不徒命婦矣云以爲祭服者月令說親桑云
以其郊廟之服是也穀梁桓十四年傳云王后親蠶以供祭服
孟子滕文公篇云夫人蠶織以爲衣服詩豳風七月毛傳云祭
服玄衣纁裳任大椿云經傳言祭服者多據冕弁服內宰祭義
祭服謂冕服也士喪禮祭服次散衣次喪大記小斂之衣祭服
不倒謂爵弁皮弁也賈疏云禮記祭義亦云蠶事既畢遂朱綠
之玄黃之以爲祭服此亦當染之以爲祭服也 注云蠶于北

郊婦人以純陰爲尊者于當作於注例復述經文亦不用古字
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其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其純服
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其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其冕服鄭彼注
云東郊少陽諸侯象也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禮少變也賈疏
云鄭以諸侯爲少陽是天子以純陽爲尊則后蠶於北郊純陰
爲尊也詒讓案月令注說公桑繭稅云收以近郊之稅則北郊
謂近郊五十里之內孔疏謂公桑在國北近郊是也惠士奇云
公羊桓十四年何休注曰禮天子親耕東田于畝諸侯百畝后
夫人親西郊采桑以供桑盛祭服白虎通耕桑篇曰耕於東郊
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漢儒
之說皆不合周官云郊必有公桑蠶室焉者祭統云古者天子

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仍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又案呂氏春秋上農篇云后妃率九嬪蠶于郊桑于公田是公桑卽公田所種之桑又於其處築養蠶之室一者同在北郊也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內人主謂九御疏歲終者謂夏之季冬鄭賈以爲周季冬非也詳宰夫疏云則會內人之稍食者此正內宮之歲會也稍食亦謂稟食依鄭義內人爲女御稟食當視命士之祿依沈彤江永說爲女府史女工女奴等則稟食當視府史胥徒此官皆總攷其歲會亦內宮之官成也云稽其功事者正內宮之官計也上以婦職之法攷九御云展其功緒功事與功

緒略同彼之先展省之此歲終又總稽攷其成功與絲與泉並
云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事略同也賈疏云稽計也又當計女
御絲泉二者之功事以知多少 注云內人主謂九御者前注

云九御女御也寺人典婦功注義同女御云以歲時獻功事卽
此功事也賈疏云按典婦功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齊嬪婦
既是九嬪世婦明內人是九御也沈彤云內人謂女酒女籩之
等而上及女府女史也女御與九嬪世婦皆爲內命婦內宰注
已言之且開人於外內命婦出入爲之辟而內人之出入無辟
則幾是又其下於內命婦之微又云女給事自外而入役宮中
其非刑女有家者食當視在官庶人也江永亦云此卽典婦功
之內人與典絲之內工是宮中專治女功者詒讓案經言內人

卷九六此職云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一也內小臣云祭祀
賓客喪紀正內人之禮事二也閹人云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
則幾其出入三也寺人云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又云掌
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止于其前而詔相之
四也內豎云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五也典婦
功云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齋六也通校諸文蓋內人所賅
甚廣當上闔女御下兼女府史及女酒女籩內工等凡內宰會
其稍食稽其功緒及寺人掌其戒令禁令典婦功授其事齋者
並通上下言之凡內小臣正其禮事弔臨于外寺人詔相之及
內豎爲之蹕者則專指女御而言若止屬女府史以下何得與
祭祀賓客喪紀之禮事且寺人爲之詔相內豎爲之蹕乎若閹

人幾其出入者則又專指女府史以下而言鄭及沈荊各舉一偏爲釋相兼乃備也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獻功者九御之屬鄭司農云烝而獻功立謂典婦功曰及秋獻功疏佐后而受獻功者者賈疏云謂內宰佐助后而受女御等獻絲枲之功布帛等云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者說文鹿部云麤鹿超遠也米部云粗疏也麤卽粗之段字賈疏云布帛之等縷小者則細良縷大者則麤惡今言麤不云惡言良不云細者互見爲義也案依賈說則小大卽麤良經不宜復出殆非也竊謂此云比其小大與其麤良卽典婦功所謂辨其苦良比其小大也小大者凡枲布絲帛之功麤疏者爲大功精密者爲小功喪服大功小功注云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沽之彼

小功賈子新書六術篇作大紅細紅並專據布言之左閭二年傳云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杜注云大布麻布大帛厚絹則細帛亦有大小並其義也但喪服注釋冠沾功爲麻功云麻功大功也賈說似隱據彼注則與此經義不相當蓋此經之麻卽典裘之苦功先鄭謂卽麻功良卽典絲之良功先鄭謂卽絲功是也麻良者別絲裘而比之小大者通絲裘而比之以經證經二事顯異自後鄭典絲典裘注不從先鄭說賈氏此疏遂並大小麻良爲一其誤甚矣 注云獻功者九御之屬者女御云以歲時獻功事是也典婦功注云國中嬪婦所作成卽送之不須獻功時故此注亦專據內嬪婦爲釋賈疏云上文云以婦職之法教九御明所受獻功還是九御之屬可知鄭司農云烝而

獻功者國語魯語公父文伯母曰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
加之以紵緹黼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土之妻加之以
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
則有辟古之制也韋注云冬祭曰烝烝而獻布帛之功也此卽
先鄭所本凡烝祭以孟冬則獻功亦在是月管子輕重乙篇云
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織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詩邶風
定之方中箋謂營室中在小雪時則正是孟冬管子所言與魯
語合此蓋魯齊制與此經不必同姜兆錫謂此獻功爲內工獻
功於后在歲終卽所謂烝而獻功若外工獻功於典婦功則在
秋其事異姜蓋以此經蒙上歲終爲文先鄭意或當如是廟享
正祭雖不在季冬而冬祭通得稱烝則國語義與此經亦尙可

通唯典婦功秋獻功實通內外工言之姜謂專屬外工究無確證未知果得先鄭意否耳云玄謂典婦功曰及秋獻功者後鄭以後經有明文故不從先鄭說也賈疏云不從先鄭者以其內宰佐后受明是婦官所造還是典婦功女御等秋獻功也會內宮之財用計夫人以下所用財疏會內宮之財用者此筵蒙上歲終爲文亦內宮之歲會官成也 注云計夫人以下所用財

者明后之財用不會也凡其三夫人九嬪世婦等之財用亦當有常秩與外官之祿相類女御以下則有稍食賈疏云以其云內宮是總六宮之內所有財用皆會計之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均猶調度也施猶賦也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于王言之明用王之禁令令之守

宿衛者疏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者賈疏云正歲謂建寅之月歲始故總均宮中所受稍食月俸之人歲始又施其女功絲枲之事詒讓案國語魯語云社而賦事則當在中春彼外嬪婦於家受事校內宮遲一月亦不相遠也云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者卽小宰云凡宮之糾禁彼又云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注云憲謂表懸之但彼通掌王宮此官則唯掌北宮禁卽士師之宮禁此官與彼二官爲聯事也賈疏云糾其守者謂宿衛之子弟糾其情慢者也注云均猶調度也者大司樂先

鄭注云均調也又司稼注云均謂度其多少此均其稍食亦謂案其位之尊卑功之勤惰爲稍食之多少使之均調也云施猶賦也者此段借之義也說文从部云施旗兒又支部云敝敝也

讓與施同施卽假之借字管子山權數篇賦籍藏龜尹注云賦數也按賦同訓敷故施亦訓賦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盧注云施賦也賦功事猶國語云賦事矣云北宮后之六宮者古者宮必南鄉王路寢在前謂之南宮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待朝在南宮是也后六宮在王六寢之後對南宮言之謂之北宮左襄十年傳云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又哀十七年傳云衛侯蒯于北宮是侯國後宮亦稱北宮也賈內小臣疏云對王六寢在南以后六宮在北故云北宮也云謂之北宮者繫于王言之明用王之禁令令之者阮元云疏引注于作於此非案阮校是也此釋經云王之北宮明后雖自主六宮仍統於王也后宮所憲之禁令卽小宰所建之宮刑亦士師五禁之一故云用王之禁

令令之云守宿衛者者大司寇軍刑上命糾守注云守不失部
伍此宮官糾守亦謂糾察宿衛吏民使不失部伍也賈疏云謂
若宮伯所掌士庶子者也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稭
之種而獻之于王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古者
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
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其禘郊也鄭司農云先種後孰謂之種
後種先孰謂之稭王宮以耕種于藉田玄謂詩云黍稷種稭是
也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二人女御
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七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
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備云夫人如三
公從容論婦禮疏上春者天府注云上春孟春也注云六宮

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者明此六宮之人通賅衆嬪
御與上文以陰禮教六宮專指后一人者異也云古者使后宮
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者番蕃之省明放岳本及注疏本
並作蕃與釋文不合釋文又云孳本又作滋案孳滋聲義同謂
皆取生育之義象類同也云必生而獻之二不能育之使不傷敗
者生者謂不朽鬱卽舍人所縣以其獻者也此亦取生育不傷
之義云且以佐王耕事者謂佐王孟春躬耕帝藉之事也詳甸
師疏云其禘郊也者國語魯語云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
郊之菜盛又楚語云天子郊禘之事王后必自春其菜是也賈
疏云禘謂祭廟郊謂祀天舉尊言之其實山川社稷等皆用之
也鄭司農云先種後孰謂之種後種先孰謂之稔者釋文云種

本或作重案如字書禾旁作重是種稂之字作童是種殖之字
今俗則反之稂本又作稂案陸說是也說文禾部云種先種後
孰也从禾重聲稂疾孰也从禾壘聲詩曰黍稷種稂重文稂稂
或从麥種孰也从禾童聲經注種稂字正字當作種經之種注
藏種先種後種耕種字正字當作種種稂字此及舍人司稼凡
三見及邕人注種麥字並作種陸所謂俗反互易也釋文或本
作重卽種之省稂作稂則或體也管子地員篇云羣土之長是
惟五粟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五塌之土其種大稂祀細稂
祀黑莖黑秀呂氏春秋任地篇云種稂禾不爲稂種重禾不爲
重是以粟少而失功高注亦云晚種早熟爲稂早種晚孰爲重
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賀循云稂早也種晚也又引干寶周禮

注云種晚秔稻之屬種陵穀黍稷之屬今案據管呂書說則種
種者蓋取穀之通名黍稷稻粱麥並有此先種後孰後種先孰
之異種也賀循說種早種晚專據孰時言之與毛詩七月傳說
同于注謂種種有原隰之異漢以前絕無此說不知令升果何
所據也云王當以耕種于藉田者于注例亦當作於各本並誤
謂后獻種在王耕藉之先王受此種種之種乃以耕種於王藉
也月令耕藉在孟春與此后獻種同月藉田亦詳甸師疏云玄
謂詩云黍稷種種是也者國風七月魯頌閟宮並有此文種種
毛詩並作重穆毛傳云後孰曰重先孰曰穆詩釋文云本又作
種種說文禾部引詩同呂氏春秋任地篇高注引詩作重穆字
並小異賈疏云此增成先鄭義亦以其先鄭直云先種後種不

見穀名後鄭意黍稷皆有種陸云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
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
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者賈疏云此以下亦是增
成先鄭義所分居者唯據九嬪以下三夫人不分居亦得爲三
夫人以下也每宮九嬪一人者九嬪九人六宮各一人則三人
在也世婦二十七人六宮每宮三人則九人在也女御八十一
人六宮宮各九人餘二十七人在也其餘謂不分者故云其餘
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也后不專居一宮須往卽
停故云唯其燕息焉金鶚云王后六宮一正寢五小寢六宮兼
正寢而言正寢非居息之所也九嬪世婦女御或分居或隨后
一宮十三人已不能容若王后至其宮又加四十人何以容之

乎案金說是也此經九嬪世婦女御敘官並不言數又不見三夫人固不可援昏義內官百二十人之說以定其居又后六宮正寢爲聽內治及齋居之宮金謂非居息之所亦至當不易匠人九嬪所居之九室乃內宮之朝治事處非宮人居息之所竊謂六宮除正寢及燕寢中宮爲后自居外餘四宮爲嬪御所居其旁尙有側室則內官之得秩較卑者居之諸侯三宮夫人亦自居一宮餘一宮及側室爲嬪御所居公羊僖二十年何注說三寢云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皆不足據也以經攷之后雖有六寢內官所居者則唯在五小寢經通言之云六宮之人耳互詳敘官九嬪疏又案后夫人嬪數或六或二等殺有定而側室之數則多少無定取足容居處

而已其室蓋在后燕寢之旁后生子亦就之故內則注云凡子
生皆就側室卽通王后以下言也大戴禮記保傅篇云青史氏
之記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寢室盧注云寢室邾室
次寢寢也亦曰側室案寢燕字通盧謂卽側室是也其二云邾室
者邾夾之誤內則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注云側室謂夾
之室次燕寢也此卽盧所本然古書無以夾室爲側室者宋本
內則注夾作夫於義較長盧所據本蓋已譌作夾故又譌爲邾
殆不足馮也賈宮人疏謂側室卽爲燕寢之一亦誤云從后者
五日而沐浴者謂五日則退居宮休沐也內則云五日則燂湯
請浴三日具沐是沐浴以五日爲期也云其次又上十五日而
徧云者賈疏云邾所分居六宮九嬪以下皆二分之一分從后

兩分居宮假令月一日一分從后至月五日從后者五日滿則
右邊三宮之中舊居宮者來替此從后者從后者又來入右邊
三宮從后者至十日又滿則左邊三宮者來替此從后者從后
者來居左邊三宮又至十五日則二番總遍故云十五日而遍
云夫人如三三公從容論婦禮者敘官注義同婦禮卽上文陰禮
是也賈疏云王后六宮夫人有三分居不遍因卽尊之三公坐
與王論道三夫人尊卑與三公同三公侍王三夫人亦侍后故
取以證三夫人不分居宮之義也